



靠山 BACKER

张清海 / 著 ZhangQingHai Works

国内首部
揭示官员与官员家属的小说

2

超亿万人关注的社会热点
雄踞各大门户网站首页排行

★★★★★
五星图书推荐

当官如何约束家人是门艺术

友情提示
请勿对号入座

老子是儿子的通行证
儿子是老子的墓志铭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

靠山

BACKER

张清海 / 著 ZhangQingHai Works

②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靠山. 2/张清海著. —北京: 中国检察出版社, 2012. 2
ISBN 978 - 7 - 5102 - 0607 - 8

I. ①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80853 号

靠山 2

张清海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检察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(100040)

网 址: 中国检察出版社 (www. zgjccbs. com)

电 话: (010)68650024(编辑) 68650015(发行) 68636518(门市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20mm 16 开

印 张: 16. 25 印张

字 数: 238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3 月第一版 201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02 - 0607 - 8

定 价: 30. 00 元

检察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

第一章

接到贾云红那个五雷轰顶般的电话，钟心鉴的胸口一阵揪心的疼痛，两腿簌簌打战，若不是靠在电梯角上，他说不定真会倒下来。一定是公安机关弄错了！知子莫若父，钟广阔那么老实本分怎么会出手伤人？

没走到办公室，就听见办公桌上的电话狂响着。秘书小刘抢先一步打开房门，把电话手柄递到他手里。电话是赵树森打来的：

“钟检，没想到你家广阔也被拘留了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，事情怎么弄成这样？闹心呀！嗨——”

经过反复思考，钟心鉴已经想开了，平静地说：“广阔这孩子，从小到大一直在农村，思想单纯，头脑简单一些，容易冲动，难免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情。说起来这事也怨我，我对他关心不够，长这么大，在我身边没待过几天，我对他思想上性格上的弱点知之甚少，缺乏针对性的教育帮助……现在，既然犯了事就顺其自然吧，估计得判几年徒刑，受点挫折，也是一种教育，对他后半生也许有好处。”他想起赵树森的孩子，关切地问，“你家承业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消息？”

“拘留转逮捕了，是刘山东批的，钟检，我家承业和你家广阔的情况不太一样，我对他的管教一直很严格，别说偷鸡摸狗的事，就是捡了东西也是如数交公。上次那条钻石项链不就是个证明吗？帮助咱们破了一起大案要案呢，说他入室盗窃伤人，我怎么都不会相信……”赵树森为自己的儿子打保票。

“老赵，”这个问题很敏感，钟心鉴不便多说，“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终究会有水落石出那一天。”

“咱们三个男的正副检察长，有两个的儿子进了看守所。”赵树森





叹口气，“看来，还是刘山东高明呀，把儿子送到美国去了，有人想抓也抓不到。”

“老赵，”钟心鉴嘱咐，“咱们可不能因为儿子的事影响工作，特别是你们反贪污贿赂局，万年陵园案，还有最近的高速公路案，你都得抓紧。”

“检察长放心，高速公路那边，我已经派郝运来、肖如梦去了。我本人正带着几名司法会计在银行查账呢。这是大事，不亲自干不放心。听到广阔的事，才给你打的电话。”

“银行那边怎么样？”钟心鉴问。

“收获不小，等审查完毕我向你汇报。”赵树森保密意识强，电话里很少谈具体案情，“钟检，调整一个好心情，全院干警看着你呢。”

“你也一样，调整一个好心情，创造反贪污贿赂工作的辉煌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，再见。”钟心鉴刚放下手柄，电话又狂响起来。

钟心鉴按下免提键。方小芳的声音传出来：“老钟，你儿子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钟心鉴平静地说：“知道，儿媳妇打过电话……”他还不知道，儿媳妇贾云红背着包袱，抱着孩子已经找到单位来了，正和门卫交涉。

“你是上访的吧？”门卫把贾云红当上访的农妇拦住，“接待室在楼西边，挂着牌子呢。”

“我上什么访？”贾云红怒气冲冲，“我找孩子他爷爷！”

门卫一愣：“找他爷爷？他爷爷是谁？”

“钟心鉴！”

“钟检察长？”门卫不敢怠慢，“请你稍等，我给你联系。”

“还联系什么？”贾云红撅撅下巴，“告诉我是哪个屋子，我自己去。”

“那可不行，我们有规定，”门卫拨个电话，“刘秘书……刘秘书不在，你等一等。”

“我没工夫等了。我就是给钟心鉴送孩子来的！”贾云红把孩子放在门厅地上转身就走。孩子吓得号啕大哭。

门卫慌了连忙拦住贾云红：“你，你不能走。”



“我怎么不能走？”贾云红尖声叫着，“钟心鉴儿子不要了，孙子也不要了吗？这是他老钟家的根苗！他说声不要，我就把他这个孙子送孤儿院去，反正我是不想跟他儿子过了，我得离婚，我不能带个拖油瓶找人家，我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离开他钟家的门……”

“怎么啦怎么啦？”秘书小刘从卫生间跑出来。

门卫指指贾云红：“她说是检察长的儿媳妇，要见检察长。”

小刘一见便认识：“是大嫂哇！跟我走吧。”抱起孩子，“大嫂，检察长在二楼。”他们相跟着来到检察长办公室，钟心鉴和方小芳仍在通话。

方小芳哽哽噎噎地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得赶紧把儿子弄出来，当初把广阔一个人扔在向阳坡受苦，你这当爸爸的有能耐不使劲；我这当妈的是干着急没办法，这些年心里老像大石头压着似的难受。这次广阔被抓，你总得使劲吧？”

“我怎么使劲？国家有法律、有政策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？”

“老钟，”方小芳绝望的哭出声来，“别人家的事都能够变通，咱们家怎么就非得认死理？”

“你别再提什么变通啦！”钟心鉴恼怒地说，“你的变通除了弄虚作假改户口，就是执法枉法有罪不究？这些事我这辈子做不出，下辈子也不能做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！”

“你的心真狠呀，”方小芳呜咽着，“把个广阔弄得跟个没爹没妈的孤儿一样，我大儿子就是你害的！我可怜的儿子呀！”

“嗨！你哭什么呀？”钟心鉴隔着电话线训老婆，“我最烦气你这个脓疱劲了。哭能把广阔哭出来？你就哭吧，哭他个天昏地暗！”

“你这个狠心贼，当时我真瞎了眼，怎么就看上了你？”方小芳连骂带怨，“你也不查查事情的前因后果？我告诉你，是他们金皇帝集团仗势欺人，征地款不给，霸占全村农户的责任田，要钱不给，要地没有！让全村一千多口子怎么活？村民们被逼无奈，在自己家的承包田里种点庄稼，金皇帝集团楞派人给毁灭了，毁的是全村人的口粮和生存的希望呀！那个叫马海潮的王八羔子把推土机往人身上开，袁望远的腿都断了，咱们广阔教训教训他就不行了？我也看过你的法律书，这应当叫



正当防卫！他们公安局这么抓人就是不对。”

“你这么说才是不对！”钟心鉴依法析理，“马海潮铲伤袁望远和广阔踹伤马海潮是两回事！是两个法律关系，应该各负各的责任，不能混为一谈。”

方小芳最后通牒：“我是白费了半天唾沫，你是不想救广阔了？”

钟心鉴斩钉截铁：“不是不想救，是没法救！”

他们夫妻的争吵贾云红在门外全听见了。如同火上浇油，贾云红怒火冲天地踹开房门，进来把孩子往写字台上一放：“救你儿子你没法，照看你孙子你总该有法子吧？爹！我暂时还叫你一声爹，等我和广阔办完离婚手续，走到街上脑袋碰出疙瘩，我贾云红都不会认识你。”转身就走。

孩子哇地哭了，边哭边向贾云红的方向爬。

“云红！”钟心鉴一把抓住即将坠地的孙子。

“大嫂，”小刘赶紧拦住贾云红，“你别吓唬我了，才会爬的婴儿，你真能这样狠心抛下？你就不怕你儿子上火落毛病？”

“我不怕，死不死，谁的种，谁家的根？”贾云红咬牙切齿地诅咒：“小崽子姓钟，与我们老贾家有什么关系？死了也是他们老钟家多添一个短命鬼！”

“孩子是你身上的肉，”小刘说，“你是孩子的妈呀！”

“他爷爷能狠心，他妈怎么就不能狠心？只有六亲不认，才能当官，当大官！你看看你们检察长，儿子在农村吃苦受累，他不动心，儿子进了监狱，他还跟没事人一样，眼皮子都不眨一下，这就是我的榜样，我得像他一样，炼成铁石心肠，任凭小崽子哭哑了嗓，喊断了声，饿昏了头，摔他个鼻青脸肿，装满裤兜子屎尿，我也当没听见没看到，说不定哪天我的官运就来了，小刘，你就瞧着吧！呜呜……”贾云红说着说着，由怒转悲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写字台上的电话听筒传出方小芳焦急的喊声：“是云红吧？老钟！是不是云红在你办公室里？你说话呀，老钟，儿媳妇是不是在你那儿”

钟心鉴对着话筒哄着孙子：“宝儿，乖孩子，别哭，别哭……云红是在我这儿！”



“云红，妈的好媳妇，”方小芳安慰儿媳妇，“妈知道你心里委屈，妈心里也难受哇！我的儿子我知道，广阔脾气不好毛病多，这么多年你都以大局为重，苦苦支撑这个家，我和你爸心里都有数，我和你爸爸都感谢你。这次，他脑袋一冲动，把自己折腾进去了，他伤的不是马海潮，伤的是自己的老婆孩子，害的是自己的亲人呀，妈体会得到，伤得最深的是云红你呀……”

听到这些话，贾云红哭声更大了。

“云红，你先别哭，”方小芳的声音继续传出来，“也别在你爸爸那儿闹了！云红，云红，你在听吗？你听得见妈妈的话吗，事到临头，咱们得清醒，哭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眼泪救不出广阔，你爸爸不好管，还有妈呢！妈会出面找人救广阔。云红，你可不敢把宝宝交给你爸那老东西，他怎么会带孩子？照顾不到，宝宝万一发烧住院，那不是乱上添乱吗？咱们是顾广阔还是顾宝宝？云红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你先别动，妈马上过去接你和宝宝，咱们一块回家，核计核计该怎么办？你等着，啊，我马上就到。”

“妈，你不要过来，”贾云红擦擦眼泪觉着婆婆说的有道理，改变了主意，“我自己到家吧。”

“大嫂，我送你！”小刘抓住机会从钟心鉴怀中接过孩子，“宝宝，叔叔抱你找妈妈，送妈妈和宝宝到爷爷家。乖，乖！”

孩子依然在哭，小刘颠着哄着。贾云红余怒未消气哼哼走出房门，和一个女人撞个满怀。

小刘急问：“同志，你是哪的？找谁？”

来人是吴绚丽，她向贾云红说声对不起，然后回答小刘的话：“我是民航的，找检察长，钟检察长。”

小刘知道钟心鉴情绪不佳，推托说：“检察长正忙，你找他什么事？”

“金鸡岭的事……”

钟心鉴听见吴绚丽的声音，说：“小刘，让她进来。”

“检察长，”吴绚丽走到写字台前，急切地说，“我怀疑，害死我父亲的人就是孙子兴，然后，李代桃僵，冒名顶替。”



“不排除这种可能。”钟心鉴说着指指沙发，“请坐。”

吴绚丽并没坐，依然站在钟心鉴面前，说：“我要找到孙子兴，一定要找到他，检察长，能给我一张孙子兴的照片吗？我要弄清他的相貌，把这个杀父仇人牢牢记在心里！”

钟心鉴打开院内网，调出孙子兴卷宗，卷宗扉页上有照片：“你看，就是这个人。”

绚丽仔细观看。钟心鉴打印出照片交给吴绚丽：“孙子兴心狠手辣，你要多加小心，一旦发现，及时向我报告，万万不可自己行动。”

“好。”绚丽郑重地点点头。

这是一条正在建设的高速公路，宽阔的路基从京百高速公路岔出来，蜿蜒伸展到一座山梁下，山梁绿色的植被早被剥光，裸露的岩石在烈日下反射着刺眼的白光，往日的巍峨峥嵘不复存在。连续十几天的爆破，山梁被炸得百孔千疮、面目全非。没办法，谁让它是这条高速路的拦路虎呢？只有炸！一连串闪光的爆炸点，接着是轰隆隆的炮声。山崩地裂，碎石横飞。稍倾，各种挖掘机、推土机、装载机，自卸车和数不清的工人从隐蔽处冒出来，工地立刻是一种繁忙的景象。挖掘机挖掘碎石，推土机把碎石堆成堆，装载机往自卸车装碎石，自卸车拉着碎石驶离工地。

郝运来驾驶一辆大型自卸车，他身旁是一位鬓发斑白的老工人。远处，肖如梦在另一辆自卸车上。

郝运来驾驶自卸车来到碎石堆下装车。

老工人跳下车指挥：“右打轮，右打，倒！倒！好了！”

郝运来按要求吃力地把车停放恰当位置。十几吨碎石哗哗砸到车斗上，驾驶室为之震颤。车装满了。老工人跳上车，郝运来立刻把点燃的香烟递给他。

老工人吸了一口：“挂慢二挡，走吧！跟上前边那辆。”自卸车绕过一个水坑。“你开车的底子不错，以前在哪儿干过？”

“我是大客的本子，”郝运来回答，“以前开过高客。”

老工人夸奖道：“一看就是成手，用不了两天，就可以单打独



斗了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郝运来谦逊地说，“这个车，除了开，还得翻斗子。脑袋绷着两根线儿，没有十天八天适应不了。”

车开到一条河旁。以前的旧车辙鱼骨似的布满河岸，沿着河岸是一堆堆碎石，两辆推土机正往河里推。前边的那辆车调头，向河边倒车。

郝运来看看河道，纳闷地问：“师傅，碎石头就卸这儿？”

“是呀，右打轮，对对，再打，好了，倒，倒，倒，停！”

自卸车后车斗被撑起，大小石头哗哗地滚下河床。郝运来跳下车向坡下张望，原本宽阔通畅的河道被严重堵塞，河水冲刷对岸农田。他担心地问：“师傅，这么干不对劲儿吧，河道堰塞了，下几天暴雨，山洪下来怎么办，那些房子、地，不全挨淹呀！”

“这么干当然不对，可是，头头就偏让这么干。按合同，应该把炸山废料运到二十里外鲨鱼口海边，那里百花港建港指挥部计划在鲨鱼口建十五号码头，废料随便填，还给钱呢，可是头头一算账，划不来呀，到鲨鱼口一趟顶这儿十趟，又费车又废油，还不出活，弄不好还得耽误工期，头头还有钱赚吗？不赚钱就得赔钱，一赔大家工资都开不了，更别说车辆费了。”

这是损人利己的违规操作，郝运来义愤地说：“就没人站出来说话？”

“有哇！”老工人用力吸了口烟，“刚往河里填，水务局、交通局就来人啦，交通局来的还是局长，把包工头狠狠训了一顿。当时我的车在那儿，他们在这儿，我就在车上离他们也就八九米远，我听见交通局长说：为炸这个小山梁国家花了三个半亿，光爆破弃料费就拨了专款一亿两千万，你们还这么瞎胡干，对得起良心吗？”

“光爆破弃料费就一亿两千万？”郝运来惊讶地问，“有那么多？”

老工人肯定地说：“我听得真真切切，一亿两千万，分毫不错！”

“那包工头蔫了吧？”

“蔫什么呀？他蹦起来喊：天理良心，什么三个半亿？什么一亿两千万，什么爆破弃料费？落到我脑袋上就是九千万，炸山、拉石头、清理路基、人工费……一揽子大包干，所有花费全在九千万里边，连个安



全帽都在里边！”

“三个半亿到九千万，”郝运来粗略算算账，“之间的差距也太大了！”

“没个不大，”老工人把烟蒂扔在脚下踩灭，“市面上流行一句话听说过吗？要想富，修公路……”

“不对，不对，”郝运来纠正，“是要想富，先修路，我看过电视上的报道，有些穷山沟，桃子、苹果、栗子……这些干鲜水果土特产挺多，因为山路崎岖交通不便运不出来，全霉烂糟蹋了；修了路，交通方便了，桃子、苹果什么的刚成熟就运到市里，土特产都卖上了好价钱，农民收入增多，生活就富裕了。”

“你说的也对，”老工人点点头，“我说的也不错，要想富想当大款，你就承包一段公路修修，修公路，油水最大，而且每个环节都有油水。这炸山抛弃废料，你知道了；路面宽窄有油水，你每边缩进十厘米，谁也看不出来，路一长，省工省料就多了；路面下边，油水更大，沥青薄一些，你少搁三分之一，至少放一半，只要路面做得平坦，谁会刨起来看看？”

“偷工减料，路的质量可受影响。”

“那怕什么？顶多寿命短一点，设计使用二十年，十年八年就坑坑洼洼了，坑坑洼洼又算什么？下面有地壳支撑着，车漏不下去，人掉不下去，也不会发生生命危险！过去说金桥银路，这话不对；桥偷工减料就可能垮塌，像四川綦江彩虹桥那样，设计者，施工者，都会担责任；路最保险，绝对塌不了，依我看是金路银桥。”

郝运来想起一件事问：“师傅，咱们包工头叫什么？”

“王小兵。”

“这个王小兵路子够广的，能承揽这么油水大的工程。”郝运来称赞几句包工头，把话引到自己关心的事，“他是几级资质？”

“没级，”老工人撇撇嘴，“总承包商是金皇帝集团，到他王小兵这儿已经是三包了。大钱都让金皇帝的常思进赚了。”

后边的自卸车响着喇叭催促，似乎等不及了。郝运来打方向驶回山梁下装车。这时，一辆红色面包车驶过来。车身上写着“丰盛快餐”



“开饭了！开饭了！”一个工头模样的喊。

工地霎时安静下来，工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快餐车。餐车供应米饭、馒头、包子，几样熬菜、炒菜，还有啤酒、白酒，矿泉水，还捎带卖报纸。

老工人点了支香烟叼着，从工具箱取出饭盒。郝运来买了两份米饭和炒菜过来：“师傅，你的饭我给你打来了。”递给老工人一份。

“来，这是饭钱，”老工人掏出钱来给郝运来，“十块。”

郝运来扭头看见肖如梦走过来，“师傅，着什么急呀，以后再说吧，您先吃，我去洗把脸。”摘下毛巾向河边走去。

肖如梦追上来喜形于色地说：“郝处长，化装侦查这招还行，挺见效，你我这两身臭汗没白流。”

“那好哇，说说，你那里有什么收获？”蹲到河边洗脸。

“拆迁费里猫腻不少，”肖如梦压低声音，“编造假名字虚报户数，虚报房屋间数，三间说成十几间，虚报建筑面积，虚报树木、庄稼……什么都能虚报，骗取国家的钱。”

郝运来双手伸进河水里洗着，鼓励说：“如梦，干得不错，你再留点心，都是哪些人虚报，哪些人知情，设计个取证方案，努力做到既简便快捷又扎扎实实，还得保守秘密……”

正说着，岸上传来一阵大呼小叫，俩人回头看。一个人挥舞着一张报纸跑过来，后边三四个人在追，边追边喊：“站住，站住！你瞎跑什么？报纸是你家的呀？不就是金皇帝集团的老总有了私生子吗？你跑什么？与你有关系呀？是跟你老婆生的呀！站住，站住，让哥们瞅一眼。”“你小子真不够意思，哥们刚刚看两行，你就抢走了，拿来，给我拿来，我看完才轮到你！”“别跑了，快累死人了，多大的事情呀，哥们儿给你颗好烟，你把报纸让哥们儿看看！”“别跑了，哥们儿这儿有啤酒，你润润嗓子，给大伙念念得了。”

“好，”拿报纸的人也累了，“一言为定，拿酒来！”

追的人递上啤酒。拿报纸的人接过啤酒瓶咕嘟咕嘟灌下喉咙，展开报纸：“哥们儿把耳朵竖起来听着，我要读了。”

“你快读吧，别卖关子了。”



拿报纸的人读道：“《百万捐款，惊天隐情》，啊！这是标题。金皇帝集团董事长常思进，昨日捐款一百万给受伤盲童郝苗苗，这一反常举动引起新闻媒体的注意，记者们巧妙的追问，迫使金皇帝集团公关小姐说出实情：原来，郝苗苗是常思进的私生子，DNA 检测显示，常思进和郝苗苗有百分之九十九相同……”

郝运来一边捧河水洗脸一边竖着耳朵听着，当郝苗苗的名字被突然读出来的时候，他大为惊骇：什么？自己的宝贝儿子是常思进的私生子？胡说八道嘛！还有 DNA 检测？百分之九十几相同？这可能吗？他暗暗推算自己结婚生子的时间，完全吻合。阴谋！又是一个阴谋！！和诬陷自己持枪杀人一样。卑鄙！正常人想不到的事情，阴谋家总能编造出来……

“快念，报上说没说常思进的情妇是谁？她从什么时候给老公戴上的绿帽子？”一个人着急地督促着，听声音是拿啤酒的人。

“让我找找，在这儿……”读报的说，“你看看，和常思进相好的娘们儿是金皇帝集团的员工，叫张××。”

“张叉叉，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个浪货。”

“张××不是名字，是张某某的意思，为保护个人隐私权不能写真名，看，看，这娘们儿的老公还是个检察官呢……”

检察官？差点就写出郝运来的名字了！离奇的噩运从耳朵钻进来溶入血液里，头顶上乌云滚滚，闪电雷鸣。他咬着嘴唇克制自己激愤的情绪，反复琢磨这件突如其来的怪事，没凭没据的，报纸敢这样胡乱刊载吗？难道不怕我郝运来起诉告状？反过来想，是不是张玉凤真的红杏出墙？她和常思进同在金皇帝大厦办公，弄出点风流事挺方便！这个念头一闪，马上被否定了，不，不可能，你怎么能怀疑自己的妻子？那么究竟是空穴来风还是事出有因？他双手捶打自己的脑袋，百思不得其解。河水淙淙流淌把他的毛巾冲向远方。

“处长，处长！你千万别听这些流言飞语，”肖如梦说着，沿河追出好远才捞出毛巾，扭头向读报人问，“你看的是什么报，怎么刊登这样低级庸俗的东西？”

读报人晃着报纸说：“这是《百花港晚报》，你说什么？低级庸俗？



我看挺有意思的嘛。”

常思进给郝苗苗捐款一百万！百花港医院眼科的医生护士们欣喜若狂。想想吧，眨眼间冒出棵摇钱树，谁能不兴奋，不动心？苗苗再不是令人讨厌的丑小鸭，而是人见人爱的白天鹅了。他们谋划如何改善治疗条件为医院创收。令人费解的是，这件震惊全市的善事，苗苗的监护人张玉凤和郝母还被蒙在鼓里，还像以前一样陪床照顾苗苗。

苗苗已经习惯了医院的生活，很少哭闹，没事就听录音机中的歌曲。

13 床上，新住院的李梦生情绪低落，边输液边唉声叹气：“嗨，这倒霉事怎么一个挨一个，村里村里不顺心，家里家里不省心，活到四十了，还成了独眼龙，让我怎么见人呀？”

“梦生，”郝母劝慰说，“既然摊上了，你就得往开了想，远的不说，你跟我孙子比比，他两只眼睛全不行了，你好歹还有一只哩，他才多大，还没活人哩，你比他年长三十六七岁，该看到的什么没看到……”

“大婶子，”李梦生讲出自己的苦闷，“我心里窝囊不单单是为这只眼睛，是为万年陵园的事呀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该在征地合同上签字，我造孽呀，我把全村人害了。现在，地让他们占了，钱不给，好好的耕地，就那么荒着，庄稼人谁看了不心疼呀，担惊受怕的种上了，多好的青苗，活活的被糟蹋了，还有那么多乡亲挨了打……我这村主任当得窝囊……”

眼科主任和几个护士进来了，每张脸都挂着和霭的笑容。护士还推着一张带轮子的床。

主任亲切地叫声大娘，问：“您儿媳妇呢？”

“出去买东西了，”郝母看看一群穿白大褂的，问，“会诊呀？”

“不是，大娘，这间病房临街，有点乱，不利于孩子养病。13 床也住上人了，您老人家有七十了吧？”主任殷勤得有点过分。

“七十一啦。”郝母如实回答。

“您看看，没张闲床，您这七十一岁的老人也得干耗着，我真想象不出，这么多天，您是怎么熬过来的。”主任啧啧地撮着舌头，“根据病情



需要，我想给你孙子换一间档次高的病房，有冰柜，沙发，空调，电视，有卫生间，还有淋浴，三张床只安排你们一个病人，其余床位，您老和家里人可以随便休息……”

郝母担心花费大，问：“那得多少钱呀？”

“钱的事您就不用操心了，苗苗的账上有一百三十万呢。花不了的钱！万一不够，还有常总顶着，缺多少他补多少！”

“我们孩子住院，怎么好意思总花外人钱呢？”郝母奇怪了。

“常总哪是什么外人，他是苗苗的亲……”主任一高兴，差点说漏了，“这不算别人的钱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郝母机警地问，“苗苗的亲？亲什么？”

“亲戚呀，”主任遮掩道，“而且是实在亲戚，不是实在亲戚，谁肯一百万一百万的花呀！”

郝母警惕地追问：“他是谁？干什么的？”

“他叫常思进，是金皇帝集团的董事长。”

“董事长是多大的官？比市长还大吧？”

“这没什么可比性，市长是一市之长，董事长是……怎么说呢？”主任耐心地解释，“就是大款，大款懂不懂？有的是钱，听说常董事长称几个亿呢！”

“几个亿？”郝母惊讶地张大嘴巴，“那么多人民币还不得拉几火车呀！哟，真没想到，我儿媳妇还有这么个好亲戚。喂，大侄子，你刚才说姓常的董事长是什么地界儿的？”

主任已经被问烦了，但还耐着性子说：“就是咱们百花港本地的，咱们市有个金皇帝集团，常思进就是那个集团的董事长。”

“金皇帝集团，不就是我儿媳妇上班的地界儿吗？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我儿媳妇是给他亲戚干，这孩子，有这么个好亲戚还瞒着掖着干啥！”

听了郝母的话，一个护士忍不住笑了：“老太太，您还糊涂着呢，小苗苗就是常总的亲儿子，不然，他怎么会出那么多钱？”

“去去，”主任沉下脸，“你胡咧咧什么？大娘，咱们先不说这个，给苗苗治病要紧，快把苗苗抬上推床，轻点，轻点。”



“等一等，”郝母诧异地看着护士，“姑娘，你说什么？”

护士不遮不掩，说：“苗苗是常思进的亲儿子，报纸上都登了。”

“你这张嘴怎么连个把门的都没有？”主任斥责。

“主任，”护士不服气，“全百花港都知道了，这种事还能瞒得住吗？”

主任怕把事情弄糟，忙说：“大娘，现在，最要紧的是把眼睛治好。”

郝运来盼望着下班后向老婆问个究竟，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哨子响，他顾不得换掉工作服，跨上摩托车朝医院飞驰。刚出工地，手机响了。郝运来看看来电显示，是赵树森的电话，按下通话键：“赵检，你好，今天收获不小，我想在高速工地待几天，然后向您汇报……”

赵树森在电话的另一端说：“我打电话不是为你化装侦查的事，工作上我放心，郝运来，你要有思想准备，今天《百花港晚报》登了一条新闻，涉及你的孩子，也牵连到你妻子，你可要前思后想，不要着急，不要冲动，沉着冷静，正确处理。”

“赵检，你放心，”郝运来保证说，“我会正确处理，不会影响工作。”

“我相信你有处理任何难题的能力，”赵树森考虑周到，“我听见汽车响声，你还在路上吧？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小心看车。”

郝运来心里一热：“好，放心吧，赵检。”刚合盖，手机又响了。

“我是郝运来，您是哪位？”

“一个关心你的人，”手机传出领班女的声音，“郝运来，听说你调到邮政局去了？还借了你老婆的光？”

“哪来的风？没影儿的事！”郝运来莫名其妙。

“哈哈！”领班女不怀好意地浪笑着，“没影儿的事吗？没到邮政局你怎么就戴上绿帽子了！”

“绿帽子？”郝运来被激怒了，“喂，什么绿帽子，你说清楚！”

“你老婆最清楚，回家问你老婆吧！”

手机再次响起。“我是郝运来……”



“我知道你是郝运来，”手机传出水芙蓉娇滴滴的声音：“看报纸了吗？今天的三版，金皇帝集团董事长的小姘头就是你老婆吧？钱坤好好的，你能死乞白赖地整他，把他送进看守所，你得到了什么？得到了最高的奖赏，一顶翠绿翠绿的高帽子，好好戴着吧！那是你的光荣！”

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”郝运来斥责说，“钱坤的案子还没结呢？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要拿我们钱哥撒气呀？”水芙蓉恶狠狠的声音：“你敢！你老婆已经遭报应了，你再整人，你还得遭更大的报应！”

郝运来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你……”刚要说话对方已经关机了。

所有的嘲讽都来源于那张报纸，那篇《百万捐款，惊天隐情》的狗屁文章到底胡说什么？他记得牡丹路口有个书报亭，骑着摩托车赶去，还好，书报亭正在营业：“老板，还有《百花港晚报》吗？今天的。”

小老板从窗子里探出头：“就剩下一份了，今天的报纸进少了……一块。”

郝运来的手机又响了，他看看来电显示是个陌生号码，犹豫一会儿，手机不停地响，就开盖接听，传出杜彪流里流气的声音：“是郝运来吗，找到你可真不容易，正顶着绿帽子满大街显摆呢吧？老兄，真行呀，借你老婆的光，一天就成名人了！我真羡慕你，我老婆要是能傍上像常思进那样的大款就好了。我就在家数钞票，不用天天流臭汗了……”

“混蛋！”郝运来骂了一声，彻底关闭手机。

苗苗搬进了豪华的新病房，一切设备都是高档的。席梦思软床、液晶电视、海尔冰箱、饮水机、衣橱衣架还有能洗澡的卫生间。

苗苗躺在软绵绵的床上，窗台摆着鲜花。电视机开着，一个童星在唱儿童歌曲。

郝母脑子琢磨护士的话，自言自语说：“不会吧？真的那么巧？不会，真不会……”

“妈，你嘀咕什么呢？”张玉凤奇怪地问。

郝母连连摆手：“哦，没什么，我瞎猜。”